



突破困境的光輝 盧勁軒

2016-04-24 記者 黃吏玄 報導



在喧鬧的咖啡廳中，橘黃色的光芒提供閒適的氛圍，不同於其餘客人三兩成對，他獨自端坐一隅，思緒隨著眼神飄散到彼方。純白的長袖襯衫，黑框眼鏡，打扮時尚，身材略顯壯碩，他是盧勁軒，從常人眼中看來，是一位隨處可見的普通少年。

但其實他是一位聽覺障礙的奮鬥者，和長期受到家庭暴力的倖存者。



生命的奮鬥者，盧勁軒。（圖片來源／黃吏玄攝）

破碎的家庭 轉折的開始

盧勁軒目前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系，家庭由父母與一位大十一歲的姊姊組成。父親是大地主出身，因此出手闊綽，母親則是在退休軍人與繼母的虐待下成長，而後逃離家庭。觀念的差異，導致不可避免的爭執，在父親家失去了大筆土地後，便開始酗酒，母親前前後後幫助他還了至少一千萬的債務。

父親初次中風是國二，經搶救後雙手會顫抖，無法正常進食，平時走路顯得蹣跚；在第二次中風時，已經瀕臨死亡邊緣。若是拔管，就能讓他安靜地離世，若否並手術搶救，植物人似乎是唯一的命運。原先母親想尊重父親的願望，讓他平靜地迎向死亡，但在那剎那，盧勁軒崩潰了。當初考上職能治療系，便是希望能以所學幫助父親，但只要管子一拔，他所有為愛努力的目標，即將化為烏有。最後，手術還是進行，父親成為躺在床上，只能嘔嘔的重症病患。

而在這時，更巨大的挑戰迎面而來——他被母親強迫出櫃了。

有一次在他出門時，母親進入房間偷看手機內容，瀏覽與其他男生曖昧的簡訊便勃然大怒，在未告知憤怒的原因之下，盧勁軒返家發現被鎖在門外。自那天起，拳打腳踢便不曾畫下休止符，行為被異常嚴苛的監控。一開始僅是拳腳相向，後來是棍棒、甚至是拿刀戳刺、架在脖子上。若是反抗，還會換來「不肖子」的罵名，引來更嚴重的暴力相向。

姊姊接近一位旁觀者的角色，有時會在旁安撫母親情緒「對啦，都是弟弟不好」，他印象最深刻的接觸，有兩次。在某次他被痛毆躺在客廳地上已不能動彈，姊姊的房門一開，將他緊擁入懷，被施暴時累積的情緒才獲得解放，之前從不落淚的他，那時才真正地哭出聲；但另一次，一樣的场景，姊姊走過來和他說「弟弟，這都是你自己的選擇」（所以你要面對母親的怒火與施暴），讓他真正了解到，原來姊姊認為同志的身分是有所選擇的，也認為他現在的處境是咎由自取。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，和一群身心障礙的夥伴討論一場演講時，他和母親明確的表示他會較晚回家，沒想到母親在預定的時間前，便來電歇斯底里地叫他十分鐘內立刻返回，在這之前，母親才在一次的施暴中拿著刀捅進他的後腰。盧勁軒記憶猶存，近十點寂靜的咖啡廳，母親憤怒的嗓音透過手機話筒，震耳欲地在空間中迴盪，「限你在十分鐘內立刻回來，不然我就殺了你！」瞥著身旁聽見後沉默不語的夥伴，他放下話筒，呆佇了好久。「我撐不下去了。」

弱勢的體悟 離家的啟示

離家之後，他陸續借住朋友家，以打工賺取生活費，不接任何母親的來電，不料某次課堂進行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後站春天 延續家鄉的味道
- 探尋自我 背包客文化
- 文化新景象 街頭表演藝人

總編輯的話 / 胡浣莊



本期共有二十九篇稿件，以文字與照片為主，動畫四篇、新聞圖表四篇、影像三篇、廣播二篇、照片故事五篇。

本期頭題王 / 許馨仁



我是許馨仁，台北人。鼻子過敏，很愛喝開水，食量很大，很杞人憂天，但看待事情很理性。是最不像雙魚的雙魚座。

本期疾速王 / 薛如真



我是薛如真，粉紅與夢幻狂熱者。生性吵鬧卻又喜歡獨處，好懂又極好相處的一個雙魚座女孩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巨型流浪犬 脆弱心靈
許心如 / 社會議題



框架外的人生 格外有意思
許馨仁 / 人物



虛擬實境大蒐秘
吳維倫 / 科技



都市計畫技師面面觀
麻愷暉 / 文化現象



帥氣中性 戴安娜忠於自我
呂安文 / 人物

中，他竟瞥見母親神色凝重地佇立教室門口，當下便立刻從後門逃出。也因此學校才發現了他的處境而安排緊急宿舍安置與急難救助金，但不少人表示是因為他身於台大醫學院，相同遭遇的人就讀資源較少的後段學校，大多沒有相同的援助。

一直以來都有規劃，並設定底線，若發生某個程度的事件他要離家，可以找誰幫忙，但身上只有包包的他，才真實體會身為聽障者是多麼無助。當以往起爭執時，母親有時會表示你的資源都是我供給的，你惹怒我，就補助聽器脫下來給我，失去助聽器，他便被桎梏於無聲的不便之中。離家時沒有電池，使用至電力耗盡後，他有三四天都處於與世隔絕的無聲。

「這也是許多弱勢最大的罩門。」盧勁軒表示。他人的幫忙和資源供給，成為了威脅的籌碼。例如有位坐輪椅的女孩，本想透過她考取的多張執照成為公務員，但母親堅持要她去庇護工廠工作。一次爭執中，她正值月經時期，血沾染了衣物，母親竟將她全身衣物剝除，從三樓拖到一樓後丟置後車廂，隨便載至路邊的草叢丟棄，「看你沒有我你還有辦法做什麼！」。全身無法動彈的她多處擦傷，被蚊蟲叮咬，臥躺地面的剎那她才忽然驚覺，因為軀體上的不便，她的人生竟可被人這樣毫無尊嚴的擺佈。因此，若是要離家，盧勁軒認為一定要做出完整的計劃，不然只會迎來更嚴重的局面。

為了推廣弱勢權益，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的處境，他常和一群夥伴討論和四處演講。真正接觸後才了解對方的需要，例如同樣是盲人，每個團體卻各有不同需求。現在的問題是普羅大眾與政府機關依然將他們的需求視為「福利」，但盧勁軒認為，身心障礙人士所要求的是基本人權。聽不見，請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跟一般人一樣能聽見，和他們接觸和互動；讓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，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力。

而台灣的社工環境，其實不一定友善。例如他也遇見一位不停勸阻他回家的社工，儘管已明白他被毒打甚至用尖銳物刺傷的處境，還是認為事情有轉圜的餘地；上述的那位女孩也曾求助，但社工離開後，卻換來母親更嚴重的毒打。這兩個案例顯現出台灣的社工環境依然無法有效判斷狀況，並給予真正幫助的處境。

爭取權益的過程，也非一帆風順。盧勁軒發現身心障礙權益爭取者大多已垂垂老矣，視障、聽障等等不同的群體鮮少合作或交流，有各自為政的跡象。他和夥伴是想教育民眾認識整體需求和觀念的轉變，和社會上單獨爭取自身權力的團體有所不同；也曾發現問題並請求立法委員幫助，希望透過小學的教育從根基改變，但卻換來一紙「小學國文課本裡有提到障礙者站起來跳舞，很光明正向」的公文。他們不氣餒，透過持續與外界溝通，一次與台大校方的討論中，讓他們能在新生訓練上安排一場演講，沒想到廣受好評，也經過這次而打開知名度，開始被受邀致各大專院校與節目演講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更希望與他們合作，將身心障礙權利議題放入課程中。



盧勁軒受邀節目演講。(圖片來源/盧勁軒個人臉書)

家的定義 想法的轉變

從前，他總認為，家庭就是要有父母、有姊姊，「有媽媽的地方就是家」，但在離家後他便不時思考，「家」全新的定義。在他最困頓時陪伴他的男友，不時地開導，家逐漸轉為一個可以去奮鬥，自己獲得的地方。雖然依舊眷戀獲得原生家庭的溫暖，但離家後，他從不後悔。

盧勁軒的個性積極，認為他需要甚麼他就會盡全力去拿取。對生活、願望與家庭的不滿足，引領他朝自己所設定的方向邁進，不停思考人生方向時，也因此修正成長的軌跡。面對身心障礙、同志、家暴的身分，旁人總會問他是否心懷怨恨，盧勁軒卻認為這就是人生，在無數次的困境中挺進，雖然有所壓力，但就是成長的開始與動力。他不後悔所做的決定，只管面對當下的挑戰。

現在的生活，被課程與工作充盈，雖然忙碌但卻十分充實，從十一月離家以來，他沒有再和母親或姊姊接觸。他持續推廣希望大眾認識身心障礙的需求，並希望能夠進入政治圈，從內部正式的將需求從制度面徹底的改善。不再徬徨迷惘，也不為自己的經歷而自怨自艾，那種向前挺進的態度，散發著美麗的光彩。

在喧囂的咖啡廳中，柔和的光芒提供恬淡的感觸，不同於其餘客人三兩成對，他獨自端坐一隅，思緒隨著眼神飄散到彼方。他的背影不顯得孤寂，而有著跨越困境之後，獨一無二讓人欽佩的生命光輝。



動畫製作過程

◀ 以flash介紹動畫的製作過程。

螺旋與他的毛毛大小事



一位關於推廣獸文化的人，以及他的夢想與他創立的社團。 ▶

▲TOP